

六子書

亥





文中子第一卷

王道篇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



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  
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  
之道昭昭乎予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  
足徵也五得皇極謹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  
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  
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子曰然  
予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  
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常此  
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文中子曰

吾視遷國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  
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  
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予不豫聞江都有變汝然而  
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  
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  
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  
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  
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  
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



於周乎叔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  
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  
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不與乎薛收曰始  
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  
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  
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  
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  
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  
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  
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董生董生曰仲

尼沒而文在茲乎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  
所爲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  
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  
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  
諸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  
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  
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  
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  
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今  
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



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利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夫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越公以倉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荅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

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



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  
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叔恬曰舜一歲  
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  
衛少而徵求寡也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  
乎誰居乎幽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  
矣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  
則王者可以作樂矣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  
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  
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  
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

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  
管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彛倫乎  
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昂請見子三見而  
三不語恭恭若不足昂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  
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  
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曰羊祜陸遜仁  
人也可使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爲羊  
陸之事則可知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悅遠者來  
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  
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行可出也子曰悠悠素餐者



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  
以即戎矣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裴晞  
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  
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阮嗣宗與人  
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慎矣曰仁乎  
子曰不知也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子曰  
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  
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  
者好斷介者殊俗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  
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易

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  
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  
也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賈  
瓊曰旣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宿于禹  
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見  
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  
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子曰使諸葛  
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  
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鬼論曰未知  
人焉知鬼



文中子第二卷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子曰義也清而莊靖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齡志而密微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



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  
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  
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荅伯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  
端序音若墳箴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  
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  
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  
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  
子之所痛也不荅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  
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內史薛

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  
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  
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  
凝也挺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若  
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  
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  
亂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  
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  
其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  
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



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

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占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



牛弘子曰厚人也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  
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  
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  
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子在長安  
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  
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  
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  
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叔恬曰文中子  
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  
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

事以蒼生爲心乎文中子曰一帝三王吾不得而見  
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  
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  
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  
樂則三王之學也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  
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子曰唐虞之  
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  
法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  
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  
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子燕居董



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  
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  
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  
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  
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  
不得而讓也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  
用焉思則或妙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  
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  
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子之

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云無所視薛收曰  
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  
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  
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  
乎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辭則動靜慮矣子曰孝哉  
薛收行無負於幽明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或  
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雖或問其  
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子謂陳壽  
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  
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  
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  
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子曰蓋九師興而日道微三  
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  
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  
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曾汝知之  
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子謂  
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溲然也  
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

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又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  
矣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  
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  
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  
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  
窮觀其所爲可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銅川  
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始著曆日  
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  
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文選卷之三

九

文中子第三卷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  
 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  
 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  
 作威王會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  
 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  
 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楊素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  
 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故廬在可以避風雨  
 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



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  
仕也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  
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  
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甚矣齊文宣之  
虐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  
視民如傷奚爲不終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  
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无急  
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  
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  
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

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  
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  
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  
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  
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  
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  
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  
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  
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弱不悅而退  
子謂門人曰矜而悞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  
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  
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  
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  
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  
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  
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  
揔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

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什子  
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  
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夫佞  
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悒乎悒  
者不妄散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  
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曰陳思王可  
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  
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  
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  
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



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  
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  
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  
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  
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  
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  
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  
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  
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  
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

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  
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  
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  
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  
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  
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  
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  
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  
矣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  
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



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追中者也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  
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  
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  
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  
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  
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乎後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  
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无所不至子曰吾於讚  
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卜吾於詩

書也卜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  
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  
存之者也子問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  
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  
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擘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  
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无  
貳饌會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  
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  
於我乎取无擾爾鄰里鄉黨爲也我則不厭鄉人有  
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



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

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晉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其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其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



公曰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  
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  
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  
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  
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无德易  
以衰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  
矩吾不與也

文中子第三卷終

文中子第四卷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乎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覺壘焉若  
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温彥博問嵇  
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  
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  
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  
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  
則吾不知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



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  
彼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  
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  
子曰古之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  
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  
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  
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  
也曰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子謂史談善  
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  
言哉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知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  
了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人吾  
家適不用爾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  
未忘先人之國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  
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  
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  
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  
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  
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



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  
月不出及夫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  
九疇屬布衣也劉炫兄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  
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  
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  
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凌敬問禮樂之  
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子  
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  
悔志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虛文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

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  
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杜淹問崔浩何  
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程元曰敢問豳風  
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  
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  
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  
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  
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  
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  
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昔周制至公之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上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

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曰誠哉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



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  
有道者能之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  
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  
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珮鏘如皆  
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  
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宜猿於  
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董  
常歌郢柏舟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邳公好  
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不日晏子聞之曰古之好古  
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子細明仲長子光曰山林可

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  
言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  
不得與之變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  
次名隱子謂姓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爲能也或  
曰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子謂晁厝率井  
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  
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  
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誡曰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  
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下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



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當守  
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  
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  
人思及時而動乎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  
難乎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臧我思  
不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  
筆而遣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子謂房玄齡曰好成  
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玄齡問立功立言何  
如子曰必也量力乎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  
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

常可與出處介如也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好  
奇尚在蕩而不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薛宏請見六  
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  
隱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子曰吾不  
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  
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  
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矣焉得勇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  
出義乎賈瓊曰其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



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久乎賈瓊請六經之本曰  
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  
待價焉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  
子曰孝立則忠遂矣

文中子第四卷終

文中子第五卷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  
吾談之於朝無我豈鄙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生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  
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乎徵退子謂重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  
性吾何疑常曰非言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  
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  
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



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  
文中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  
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  
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  
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  
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其  
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  
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

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文中子曰事  
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  
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  
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文中  
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  
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  
經乎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  
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  
不暇天下有不安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  
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間舜有總章之訪



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  
得矣我何爲哉恭已南面而已子曰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  
誠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  
誠乎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  
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  
所以不跌也取秦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文  
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  
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

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  
明中國之有法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程元曰三教  
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  
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子  
讀洪範謹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進曰  
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  
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  
事吾著其節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  
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  
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



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見緘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次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子見耕者必

勞之見主人必俛之鄉里不騎雞初鳴則盥嗽具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自有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畫美於卹人乎志其慙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



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  
乎其心正其跡謫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  
則苟簡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  
禮則未薛收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  
者之不如昔也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子謂  
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  
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賦兔爰  
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子曰好動者  
多難小不忍致大災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

以乘時矣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  
乎哉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子曰住  
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董常死子哭之  
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  
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  
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子曰名實  
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賈瓊問太平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



見矣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宇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賈瓊爲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之無

斷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晉宋之玉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



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  
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  
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  
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  
詩可以不續乎

文中子第五卷終

文中子卷第六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  
崇貴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  
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文中子  
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  
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或問  
謝安子曰簡矣問王道子曰敬矣問温嶠子曰毅入  
也問桓温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賈瓊問群居之



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  
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  
夫如此故全也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  
以御今之有乎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子曰恭則物服慤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見乎  
者也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  
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谷旣而謂薛收曰斯人  
也夢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  
爲美也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爲  
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

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無  
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  
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臯  
陶所以順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  
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  
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勒  
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  
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  
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狡乎逆上吾不與  
也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



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  
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  
志之主乎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  
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  
樂可以成人矣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子曰  
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  
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  
如之何也已矣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  
曰清以平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鬪人以名子謂薛收  
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曲而

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  
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  
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  
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  
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  
彝倫矣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遜我  
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  
鱣鯨非溝瀆所容也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  
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子曰仁義  
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子曰



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程元問六經之攷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

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者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



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撰焉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不有言乎誰明道乎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安福不避死義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懼魏徵能

之聞遇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邪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方朔子曰人隱者



也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  
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  
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文中子曰小雅  
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  
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  
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更息役董常  
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賈瓊事楚公  
困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  
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  
而運竒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文中子  
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  
知之矣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  
者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  
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  
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  
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  
與友也



文子第七卷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楚  
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温彥博  
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何謂其然子  
曰是究是圖實其然乎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  
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有  
一國之作焉有神明之作焉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  
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  
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子曰太



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列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大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

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



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  
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  
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  
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  
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敦廢書五國並時  
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入其言極其敗於  
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卹汝知之  
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  
稱也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  
幾乎非誥矣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

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  
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歿也  
或力不足者斯止矣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  
聞鳳皇乎覽德輝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  
事蓋明齊魏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  
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平焉知後之視今不如  
今之視昔也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  
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  
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  
廉而慮齷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



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身矣子曰宗祖廢而氏  
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  
章可謂滂滂矣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夫人之知  
過也薛公因執子羊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異之子  
振頽綱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  
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子謂賀若弼  
曰壯于趾而已矣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賈  
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王孝逸謂子  
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  
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文中

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  
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  
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子曰  
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  
見可與共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  
子不可與語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  
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薛收問一卦六  
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下  
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  
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



乎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  
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居而安動而亦可以佐王矣董常之喪子赴洛道  
於沔池主人不授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  
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  
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懼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  
人聞之召舍且餐焉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  
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  
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文中子曰  
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子曰我未見謙而有

怨九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  
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  
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  
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  
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  
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  
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  
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  
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  
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



功也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或問楚元王  
子曰惠人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問東平王蒼  
子曰仁人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保終榮寵不  
亦宜矣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  
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  
歟矣夫

文中子第七卷終

文中子第八卷

魏相篇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子曰孰謂  
齊文宣曹<sub>及</sub>巨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  
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董常問古者明  
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  
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濁而不穢清而  
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  
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子遊馬頰之谷遂



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實威進曰夫子  
遂得潛乎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  
召子議矣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實威曰終踰絕險  
曾是不億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  
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盡矣王孝逸曰惜  
哉夫子不仕喆涉列及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  
生哉以萬古爲北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  
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

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  
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  
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  
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  
者異此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  
無所思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  
非之而出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  
後乎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  
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



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  
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  
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  
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  
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  
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  
之不極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子居家不暫  
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  
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子曰  
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

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張玄  
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  
曰禮得而道存矣玄素曰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  
竊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  
子奚辯而有時乎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問  
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  
不知時無以為君子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  
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  
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  
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子曰年不



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房玄齡問正上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

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子謂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虞世基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sub>死</sub>也忿憾者仁之騰<sub>從會</sub>也纖恠者義之蠹也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



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子述婚禮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謂俗姑存之可也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子讀說苑曰可以輔教矣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

爲誰吾視其顙顙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旋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



求諸野矣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吾願見僞靜詐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  
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  
也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  
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  
畜憾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  
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  
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  
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  
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

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  
哉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  
不善爭改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  
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  
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  
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  
而不得者也如不得斯無性者也子曰巖子陵釣於  
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子曰火炎  
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  
上人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



是以君子思以下人芮城府君讀說死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一德无據而心未樹也无挺無訂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民用僭惑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于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文中子第九卷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  
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  
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  
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  
取者其稱人邪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  
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瓊拜



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  
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斃又中子曰度德而師易  
子而教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  
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聞之  
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精惟一誕  
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忍不及廉焉能無咎焉  
能不違繁師女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  
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陳留  
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問

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  
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  
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  
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  
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  
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  
豈養蒙之具邪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  
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  
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  
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



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  
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  
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  
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  
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  
然後形乎遠宜其深乎宜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  
之矣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子曰治亂  
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有遇  
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  
數至豈徒云哉遼東之役天下治亂子曰林麓盡矣

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  
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誠以請對愚者非邪吾獨  
柰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  
峻亦知言哉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  
乎子曰讓矣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  
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  
曰謹人容其許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  
政矣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  
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  
其事忍容言邪曹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



於歉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  
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  
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飲食  
不知羞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  
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灘朴散其可  
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  
軌而天下杜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  
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  
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  
在乎教其曰太占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

書禮樂復何爲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  
子之道行則所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  
不可歸哉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  
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也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  
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子曰大雅或幾  
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或問陶元亮子  
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  
於閉關矣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  
餘樂天之道也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而三



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吾得之理性  
焉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  
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  
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  
近則求諸已也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  
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  
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  
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形也者非他也骨  
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二者何先子曰三才  
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王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

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  
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  
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  
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  
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  
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  
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子曰君子  
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  
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子曰太  
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



君北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文中子第九卷終

文中子第十卷

關朗籍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姚義困於婁房玄齡曰傷哉婁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况爲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



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  
可察求本則遠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  
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  
關朗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  
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魏徵問議事以制  
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  
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  
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文中子曰  
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子曰吾於續書  
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  
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文中  
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  
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恥子曰  
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薛收  
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  
事墮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文  
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况君乎子曰人不里居  
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子曰政猛寧  
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  
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



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  
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杜  
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  
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杜淹曰易之  
與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子曰顯仁藏用  
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  
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  
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  
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  
後信顏氏知之矣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

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  
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  
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文中子曰仲尼之  
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  
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  
之不能用也是庶是羨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  
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  
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  
仁壽也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  
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



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魏末爲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未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

文中子第十卷終

刻六子後序

六子書刻者甚少書林舊刻雜而訛覽者病焉少華先生釐而梓之凡若干冊麻三時而功成進鑿與雅於庭授之曰六子之書其學不同焉而各有所得今夫玄而理虛而實博而不雜約而有則此其大凡也讀者以意逆志斯亦有得乎爾乃若離章析句種種而著述則間有可解者亦有不可解者可解而解失之贅不可解而解失之鑿溺於目者冥於心支其辭者措其全觀者滋見其繁矣茲刻之畧非固爲工省也蓋



欲真積而自入焉於是雅也瑩也相與聞之冷  
熒悟充然有得志之末簡庸以告讀是書者是  
歲丁亥春王三月哉生明門人閩中王瑩拜手  
敬書

刻六子後序





程